

T2259.5
4141

(2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三

曹武惠王彬行狀

李

宗諤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節度都知兵馬使彬幼沈厚
謹愿漢乾祐中承父籍補牙職郎帥武行德見其端慤甚異之嘗
指彬謂左右曰此遠大之器非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即彬從
母周祖受禪世宗致書鎮帥何福進召彬歸京師隸帳下從征澶
淵及嗣位補供奉官擢客省副使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
戚尤加禮待彬奉仁鎬益恭公府讌集必危坐終日未常轉眄仁
鎬語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覓己之踈怠
顯德三年移潼關監軍就遷西上閣門使五年代還奉詔賜吳越
王鎰甲弓弩鎗劍及中吳軍節度錢文奉國信既致命即日遽還
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人趣舟追及因與之猶不納至數四彬曰
吾終近之是拒名也歸籍其數悉上送官世宗謂之曰前使浙中
者取求无厭其辱君命汝獨能如此廉潔甚可嘉也盡以所輸還



之彬始拜賜分遺親黨明年判四方館事出為晉州兵馬都監時劉鈞盜據并汾晉為敵境彬晝則訓師夜則巡警以勤瘁間廷璋節制平陽頗推服之一日廷璋率彬及賓佐游郊外方環坐笑語會鄰道主將走單介馳書詣彬詢於左右曰孰是曹監軍有指彬示之使人以為給也笑曰豈有國親內職而衣弋綈袍坐素胡牀者乎轉引進使初 太祖典禁旅尤器重彬彬非公事未嘗上謁平居燕會亦罕預 太祖奇之建隆二年趣召歸闕謂之曰我嘗昔欲親汝汝何故踈我彬頓首謝曰臣事周室為近親歷職禁 安敢交結尊貴 上益嘉獎轉客省使俄命與王全斌郭進領步騎萬餘攻河東之樂平縣降其將王超侯霸榮等千八百人又獲千餘人俄而賊進悉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詔廷尉為平晉軍又降靜陽等十八寨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充內客省使河東來攻平晉軍命彬與郭進張彥進陳方通援之未至一舍賊遁去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五押騎六萬餘來攻又命彬與李繼忽羅彥環郭進武懷節援之大敗虜騎於城下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遣將兩

路伐蜀詔馬軍劉光義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又降遂州時諸將咸欲屠城殺降以逞惟彬申令戢下所至悅服 太祖聞之詔書褒美使謂彬曰汝能約束將士禁暴恤民吾任得其人矣兩川平會益州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晝夜宴不恤軍事因而部下漁奪貨財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輩逗留不發俄而全師雄等構亂復與光義破之于新繁擒萬餘人與彥通協力剪滅及還京師 上盡得全斌輩事狀因面詰仁贍仁贍歷詆諸將為奢縱不法事莫以自解且曰清廉畏慎不辜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乃以全斌等屬吏即日受彬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領義成軍節度彬入見上奏曰征西將皆以獲罪臣獨受賞何以寧處不敢奉詔 上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有纖介之累仁贍豈為汝隱邪懲勸國之常典可六讓六年遣李繼勳黨進率師征太原命彬與行營前軍馬步軍都監戰洞過河斬一千餘人級奪人馬甚眾開寶二年 太祖將親征復為前軍都監率兵先赴太原次圍柏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薄于

濠擒奪千餘級 太祖至城下分置寨於四面命彬主其北六年
進檢校太傅江南李昱違詔稱疾不朝完城壘繕甲兵漸失藩臣
禮七年九月詔彬與馬軍都盧侯李漢瓊判四方館使田欽祚率
兵先赴荆南大發舟艦 上連日幸迎春苑登汴隄觀戰擢東下
又命潘美發步士總十餘萬水陸齊進 太祖御長春殿宴餞語
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慎勿暴掠生民惟示以威令使自歸順
不須急擊也十月詔以彬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部軍戰擢都部
署彬分兵甲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山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擒二
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晏錢興進克池州又戰銅陵生
擒八百人獲戰艦二百餘艘連克當塗撫城二縣駐軍采石磯十
一月又擊敗吳兵二萬餘衆生擒偽兵馬副部署楊收都監孫震
獲馬三百餘匹詔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彬等進師破江南軍數
千人於新陵寨獲艦三十餘艘十二月破其軍五千衆於白鷺州
生擒百餘人獲戰艦百五十艘八年正月破其衆萬餘於新林港
口斬二千級焚戰艦六十餘艘二月軍次秦淮吳人水陸十萬陣

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獲兵器數萬印數十鈕及浮梁城吳
人進師出禦大敗其衆獲偽將衛軍都頭鄭賓七輩及軍器萬餘
又攻其城南水寨殺戮千餘破數千衆於白鷺州俘朝千計於江
中三月破吳兵數千衆於江中俘五百人破閔城悉焚其廬舍殺
千餘衆溺死者又千計守裨者皆遁偽天德軍都知兵馬使張進
等九人來降俄又破其軍二千衆於秦淮北六月又破其二万衆
於城下奪戰艦數千艘八月丁德裕與兩浙軍克潤州部送降卒
數千人赴軍前卒多道亡遂發檄招誘稍皆集又慮其為變盡殺
之自長圍金陵歷春夏至秋九三時而居人樵采路絕類經敗
城巾喪氣李煜危迫既甚遣其大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 太
祖不知省號令諸將促煜之降煜遷延未能決夜出銳卒數千人
構炬鼓譟犯潘美之壁先是本軍列三寨美居其北分道攻城畫
其地形曲折來上 太祖指寨謂其使曰此宜深溝以自固吳人
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自督促併力速成之無墮其計中
彬等晝夜督丁夫掘塹成果出兵來襲美驅帳下精甲依新構拒

之吳人大敗破五千餘于城下又獲偽印十餘鈕殺戮殆盡奏至上笑曰果如此彬等率士平晨夜攻城長圍中彬每緩師莫煜歸服煜尚為左右所惑十一月鑿城將陷彬又使人入諭煜曰事勢如此則所惜者一城生聚主能歸命策之上也煜猶豫不決翌日城陷彬申嚴禁異之令兵不血刃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盡以其族歸京師彬殺數騎待於宮門外煜既入左右密啓彬曰縱煜入宮或致不測為之柰何彬笑曰煜甚悞素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果如彬言偽朝文武官吏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為軍士所掠者即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稟府庫委轉運使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以功拜樞密檢校太尉領忠武軍節度 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為弭德超所請出為大平軍節度旬餘 太宗悟其事待之愈厚俄進封魯國公雍熙三年大議北伐命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河陽節度崔彥進為之副內

省使郭守文為都監日騎天武四廂都督使傅潛為都指揮使龍衛右廂都指揮使李延斌神衛右廂都督使馬正分為馬步都督使馬步軍都頭范廷召文思使薛繼昭為先鋒都軍頭田紹斌荆罕英宮苑使李繼隆策先鋒光州刺史陳廷山隰州刺史史珪左神武將軍劉知信六宅使符昭壽押陣以待衛馬軍都督使米信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都部署沙州觀察使杜彥圭副之蔚州觀察使趙延溥內衣庫使張昭勅引進使董愿為都監亳州刺史蔡玉為排陣使馬步軍副都軍頭韓彥卿竇暉為先鋒曹美策先侍衛步軍都督使田重進為定州路行營都部署鄆州刺史譚延美西上閣門使袁繼忠為都監 上召彬等授以方略又以忠武軍節度潘美為雲應朔州都部署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令分路進討三月破虜固安南斬首千餘級克其城又下新城涿州戎人來援大破其衆于城南獲馬五百疋殺奚酋賀思相公四月又與米信破虜於辛城東北斬首二百級五月與虜戰攻溝關王師不利收餘師宵涉巨馬河退屯易州臨易水營馬宮苑

使王繼恩馳駟奏其事 上至今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
令圖及其父懷浦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相繼上言虜母專
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彥進與米儉自雄州田
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從齊舉將發 上謂之曰潘美之師
但先趣雲應鄉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并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
虜聞大兵且去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
寰朔雲應等州重進之帥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
地而彬之大軍亦聯下州縣軍勢大振每捷奏至 上已訝彬進
軍之速且憂虜斷糧道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以援餉饋
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返退軍以援芻粟何失策之甚也亟遣
使止彬勿前急引兵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案兵養銳以張西師
之勢待美等盡掠山後之地會重進之師東下合勢以取幽州時
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攻城野勝累獲其利以爲已握重兵不能
有所攻取謀畫鋒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累五十日糧再往攻
涿州虜大衆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裁百里二十日始至焉頰

而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彬無復行伍爲虜所躡遂
至於敗彬等上詔鞠於尚書省翰林學士賈黃中右諫議大夫
雷德讓知雜御史李巨源雜治之彬守文潛具伏違詔失律士多
死亡信彥進違部署節制別道回軍爲虜所敗彥圭不容軍士哺
食設陣不整致亡失軍士王遇敵畏懦不擊易服潛遁廷山涿州
會戰失期繼昭臨陣先謀引退軍情撓惑刑部大理寺上言彬等
奉辭出征大夫輜重律主將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臨陣先退皆
坐死又下其事工部尚書唐蒙等議如有司所定彬素服待罪深
自引咎責授檢校太保右驍衛上將軍彥進爲右武衛上將軍信
爲右屯衛上將軍仍階削爵餘皆以次降黜四年起彬爲檢校太
傅兼侍中武寧軍節度耕籍恩加檢校太尉召還會上元侍宴觀
燈 上顧歷數前朝將相皆有評品徐州民數百詣闕求彬還本
鎮優詔褒諭淳化五年徙平盧軍節度

真宗嗣位復檢校太師數月召入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 上
趣駕臨幸手和藥餌之賜白金萬兩供奉醫僧供繡宿其第診視

中使撫問六月卒年六十九 上親臨哭之慟甚震悼言必流涕
發朝五日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曰武惠又贈其亡妻高為
韓國夫人錄其親族門客校尉拜官者十餘人八月又詔與趙普
同配享 太祖廟庭性仁慈清慎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辭
許百博覽強記美談論被服清素有同儒者尤疎財未嘗聚蓄
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造其門者皆為指客
不名下吏每白事不冠不見局量寬博喜愠不形未嘗言人過平
蜀迴 太祖因從容問以官吏善否棖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
官吏非所職也及因詢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淪廉謹可任其為
藩帥遇朝士於塗必引車避過市則戒驕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
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
棖在近密遽為上請乃許朝棖歸休閑閣門無雜宿保功名守法
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 真宗屢對近臣稱歎其名德子璨瑀瑋
玘玘瑒瑛瑓瑛至左藏庫副使玘至虞部員外郎玘至東上閣門
武軍節度使玘至左藏庫副使玘至虞部員外郎玘至東上閣門

使宜州刺史琮今為西上閣門副使

曹武穆公瑋行狀

荆公王

安石

公諱瑋字寶晉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為天平武寧二軍牙內
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眾
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
州為寇當是時公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 太宗問大
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 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
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為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 真宗即位
改內殿崇班閣門通事舍人西上閣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
繼遷虐使其眾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無納之厚以動
之羗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
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旌拒使謀
臣狼顧而西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無以息民當
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

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
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
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以
除西上閣門使鄧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
閣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為涇原
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
以獻 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
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臧拙強於
平涼公皆誅之而涇渭之間遂無一羗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
知秦州秦西南羗峭嶽羅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
上書言夷狄無厭一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
遂不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徇遵矣又將為寇吾治
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 熟戶郭斬敦為鄉道公即誘樣丹
捕斬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斬敦公遂奏以為潁州刺史而樣
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日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為遵耳目

及公許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
千人後遂帖服皆為用至明年囉遵果悉眾號十萬寇三都公帥
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
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羗囉遵遂以窮孤入積中而
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
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為鄜延路馬步軍都部
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
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既貶寇萊公即拍公為黨改宣徽南
院使出為環慶路都部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
公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
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
還之天雄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
名不當置之閑處乃以為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
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 今皇帝為罷朝兩
日贈侍中諡曰武穆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

西方舊羗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羗法公以謂如此非所以
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羗百族以上為軍
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為弓箭
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
一馬至其種斂為發州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在
渭州取隴外籠于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
叛兵數出卒以籠于為順德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
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喃斯羅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
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
仰視契丹既請盟 直宗於兵事尤重慎即有邊奏手詔詰難至
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 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
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公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者公羊
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
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
狀如右

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之罪遷韶州以死倚終內
殿崇班僕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僕右侍
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
官誼右侍禁閣明祗候諳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謹具歷官行事
狀如右

新刊名臣碑傳贊之集卷四十四

王文正公曾行狀

文忠公富

彌

故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忠亮翼戴功巨資政殿大學士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判鄆州上柱國沂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千一百戶贈侍中曾祖鐸累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越國公曾祖母趙氏趙國太夫人祖繼並累贈太師尚書令陳國公祖母劉氏陳國太夫人衛氏楚國太夫人考兼皇任著作佐郎累贈太師尚書令魯國公母張氏燕國太夫人何氏魯國太夫人青州益都縣興儒鄉秀士里姓王氏諱曾字孝先年六十一王氏以爵祖於周至東漢霸始居太原別族支居瑯琊及祁皆為望姓而太原者尤著世世有子不絕公即太原人也其先旅於無無棣唐末屢徙晉遊地青社遂家魯國太夫人始生公法相甚異魯公謂人曰是必大吾間八歲亡怙恃仲父工部撫愛逾所生公賴以育事之如事父鄉先生清河張震年過九十名有道以經術

教授門人達者甚夥公從而學震以語工部曰老矣未嘗見如是
兒觀其識致宏遠終任將相年十五時郡有田訟久不質將佐患
之公偶與典校者坐亟聞其昧設謂不可白公立為發其姦隱訟
者氣索獄遂判理人伏其勿悟嘗適江左護外喪度京口大風起
舟子請急艤焉公念赴喪事宜不得緩促遂行碩前後舟皆欲覆
公所乘獨安然以濟聞者歎異之既冠舉進士咸平五年試禮部
及後殿皆為第一署將作監丞通判濟州會北虜寇邊京東地迫
河朔緣督供饋濟人大憂公推是具陳二道被苦且指畫便宜以
聞上嘉其初任能志於民報可即代還復試以文舊制當屬學
士舍人院寇萊公入相號賢以公名盛不與他埒特召試政事堂
授著作郎直史館銀章赤紱主判三司戶部案是歲朝廷修虜好
息民遣使稱北朝公卿以下謂事適然亡異論公獨抗章曰古者
尊中國賤夷狄直若首足二漢始失乃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今
若是是與之亢立首足並處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啓臣恐久之非
但並處又病倒植頤如其國號契丹足矣章聖尤所賞激然使

者業已往又重變遂已景德四年領方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明
年祥符紀元天子封泰山入南臺為北曹副郎又明年加史館
修撰四年畢汾祠遷主客郎中未幾判大理寺初用散郎至是
帝以不重故特命公且謂曰廷尉主天下獄思得詳敏者治之乃
不亂無以易卿公因請得自辟署既始於我亦遂為故事五年詔
使虜彼俗重射邀公校其能視公儒者謂必負虜人環擁左右公
一發破的衆聳伏迓者邢祥辯給好以氣凌人盛稱本國宗枝賢
且相友愛近賜以鐵券公曰鐵券所以安反側也大巨功高不賞
天子疑則賜之何用及親賢哉祥大慙然賜還不復語六年召入
翰林為學士直日先帝燕衣坐便殿賜對罷就院內使即論曰
向渴卿甚因不及御朝服見亡謂吾慢其為人主尊敬如此理局
以寬明聞俄知審刑院法有違制者報徒公請非親被以失論從
杖既外郡有以是具獄聞者真宗怒詔論如法公執前議上
謹容曰若卿自是無違制者公遽曰如詔旨不復有失者天下之
廣豈人人盡知制耶惟上裁幸上悟欣然下其議因為著令

佐吏趙廓立其後聞之出語人曰王公犯顏不撓廓汗下不能仰
視公施施自若九年轉兵部逾月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明年改
元天禧加給事中時上方好神仙築昭應景靈會靈三宮觀以廬諸
真咸用弼臣領職得者以為寵公選為會靈觀使非志也讓于其
國王公欽若 上以為異除禮部侍郎罷知政入謝 上怒未齊
明臣盡忠謂義 陛下不知臣驚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
異也太尉王公且時在列歸以語所親曰予執政二十年日夕見
上上意微忤即懼逡巡不敢語王貳卿始得進用避觀使俯首被
詰占對詞甚直了不憚過吾遠矣頃之出守南京稍遷天雄軍四
年召還中書數月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聖三年改門下又累
遷兼吏部凡作相領會靈觀昭應宮二使集賢殿昭文館二大學
士始之還也會 章聖病弥留 令上位儲決政資善堂劉后諷
宰相丁謂謀臨朝物議洶洶皆潛有所去就公恐計日中官
挾外援圖所非異是未可以口舌爭即不聽且何從倚辨非所以

安趙氏也因說后戒錢公惟演曰 帝仁孝結於民心深今適不
豫且大漸天下莫不延領屬吾 儲君而劉后遂欲稱制以疑百
姓公獨不見呂武之事乎誰肯附者必如所欲將劉氏無處矣公
實后肺腑因向不入白即帝不諱後立儲君后建長樂宮輔政此
萬世之福也錢懼從之后因省不復有它志未幾 今上踐祚遺
詔軍國事權聽 后百儀法久未決丁謂公 后素意乃上議
太后朝近臣處大政 皇帝朝朔望獨見群臣余庶務悉令入內
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取可否即下不以覆謂之黨附和以為便
公賜言於朝曰是故欲壅 上聽而絕下情耶且天下公器豈庸
兩官異位又政出管人亂之起也不可乃引後漢馬鄧故事奏凡
御朝 帝坐左 母后坐右而簾前奏事以次如常儀納之士大
夫由是識上下之分已而治定陵謂果與允恭謀改吉上幸各禍
事敗抵罪謂之列祐子上曰謂首被頌託請以議功眾愕未有以
對公進曰謂事于宗社議功不及卒放謂於崖祐者隨廢先是謂
用事威賞皆專遠不謀於朝既已竄焉公拯繼為上相復歸故跡

公獨諭以禍福且折其牙角使不得露自是事一決於兩宮然而
太后稍自尊後上微號乃欲御大安正寢受冊公執不從遂降尊
文德殿長寧上壽復欲御大安公又固執益不許卒御別殿由是
大失太后意指昭應災為不職免相事出知青州嗚呼人臣大節
始見於心平時立朝被冠紱逶迤拒步自飾邊幅坐與久談忠義
若不恤死及見人主則迎意苟合夙夜醞巧智媚悅萬狀以圖得
位時復悻悻眩小直干細人之譽一日國有大事相顧色喪誓不
敢開口亦不自愧羞豈如公方 太后時 主少國疑久無一志
大目不協恭而奮不慮已特以身捍患遇事必至見非義未嘗不
直之凡措置亡失策動赴機會左右王室始終以寧得侯 上書
政光明剛健其功業可稱道哉與其小夫懦且異日談也治書三
年再移天雄軍威懷素著人繪像事之戎使每及境必整其徒然
後入至宴勞時坐皆有節俯伏聽命不少譁過別郡為大鼓謀無
行如禁亦不止俄領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大尉遷太師明年加同
平章事又明年徙判河南府景祐元年驛召拜樞密使二年遷右

射復門下侍郎為亞相啓沂國公久之表以老不任求解甚頻
至四年授資政殿大學士轉左僕射判鄆州將行語弟暉曰唐李英
公遺誠可謂深切諱曰然終為商孫所累曰彼忠於國奚暇保家
為君子益以是知公之心也五年冬十月甲戌有巨星墮于寢十
一月癸卯感疾丙午薨君子曰知命矣辛丑以喪如京師訃聞
天子震悼發朝二日賻侍中賻物加等親與隸屬拜官者若干人
又詔為臚給葬事家人狀理命辭于朝許之公自一命至考終位
上宰官二品階與爵第一勳第二衍邑過萬戶恩禮之極也中外
頗使太凡知通進銀臺司審官院禮儀院三班院各再判都省大
理寺審刑院糾察京獄契丹生日幸亳考制度使南郊大禮使各
一試貢士三修書時政記定儀注刪條敕釋御集等局總十有二
書尊號寶受命寶謚冊文各一幹任之重也自余尤煩者不列焉
更城所至必首建學校多出俸賜備經費公天性過人輔以學所
作必精詣極執凡居官率以仁聞平生亡分毫失謹厚莊重雖家
居莫見其惰容衷實自任不妄與人語至於親識書問亦不必响

响歎密而情好自篤不信恠守南都日有妖夜至都人恐甚里門
晝闔至發市道路絕人公大闢牙門出自循拊逮捕先聲者繫由
是妖遂滅居大位不植私恩孜孜推進人物終身使勿知或有謝
者必正容拒去惟不引用親屬有出 上意者亦奏嫌報罷初拜
參政首議復諫日選忠孝者數人俾盡規益號無闕政故公在相
府僅七年絕亡論事被黜者又首議擇名儒教勸講繼命孫公夔
馮公元蕃侍經筵每秋終公率同列獻詩以賀二者尤大佳事一
時朝廷翕然有風采 上嘗親署忠亮忠厚四大字獨賜公用是
益自感奮勤勞王家知無不為人望素重比外遷天下惜其去再
用乃大喜及是終也皆失聲問巷相吊非德至厚者孰與焉世有
年八十者衆謂之壽然既死人不復經道如向無其人公之名與
公遂不朽人念之常如生豈不所謂壽者耶公雅善屬文深茂典
懿有兩制雜著五十卷大任後集七卷筆錄遺逸一卷 上之志
在諷諫有詔嘉獎刻板均賜近位又喜筆孔琴阮皆極其妙初娶
蔡氏處士光濟女卒再娶李氏故相文靖公女繼室以其妹封許

國夫人賢令可法子四男三女曰綱光祿寺丞曰緯亦光祿寺丞
曰縝將作監丞曰緣縝與二女並早夭初以子勿取從兄子大理
寺丞秘閣校理縝為子主後遂克以葬一女適屯田郎中沈惟溫
弼素稔公實又嘗為其伯且辱公弟請所不得讓謹件係官次行
事上考功牒奉常謹狀

張忠定公諫行狀

景文公志

祁

惟公稟尊嚴之氣凝隱正之量粲在羈貫不借兒曹疑然志嚮高
自標置始就外傳即覽群經書必味於義根學乃知於言選家貧
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萬緡輒据庭樹槁枝而瞑苟不終
篇未嘗就舍礫若多節默表大厦之材居然晚器弗示良工之璞
太原王博名知人見公憮然異之獨謂公曰唐魏文公本生此鄉
故老有言後五百年復出一佳士元精回復祭酒當之矣公謝不
敢當興國四年始遊嶽下與故上谷寇公準推轂引重時屬鄉里
命秀方國試言府將雅欽公名議為舉首夙儒張覃者悃悃有行

疏畧少文公即以檄謁符盛稱其長覃終得薦公為之下稟茅有
吉爵砥相先護夷之風一變河朔明年進士及第釋褐大理評事
知鄂州崇陽尤厲風績大江之南民俗文弊囚以手而上下獄為
人而重輕公廉知其狀痛繩以法精力於職隨伏如神洗其銀薄
鎮之忠厚吏樂其職多一笑而歸休民協攸居或減年而從役訖
改將作監丞著作佐郎解秩授太子中允閔掌麟州軍事夏臺第
靖西戎方強公繕起亭郭精明逢災坐贊救敷秉羽之策多參嫖
姚穿土之樂伐謀取勝四鄙以安端拱紀元天田躬籍轉秘書丞
明年充禮部考試官已事復倅相州一懼之年宜為親解百斤之
牘終以懇辭乞董濮上市征以便迎養詔可其奏月餘召賜五品
服知浚儀縣俄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諉止世咨其清劾罷太
守蘇臧疲悞者十數人悉條所部廢格抗救者百餘事稜威所振
吏皆股弁察廉使上其理狀璽書褒美三年遷太常為郎中再旬
乘駟赴觀加錫金紫翌日遷虞部為郎中再旬授樞密直學士賜
錢五十萬判銀臺承進司門下封駁事兼三班院河東大將張永

德小校犯法因笞而死詔按其罪公即封還制書白 上曰永德
為國牙爪居天下勁兵處若以一部曲摧辱主帥臣恐有輕上之
心 上不納因不關銀臺而下書譙讓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
者公復爭前事 上輒優容謝之會賊順緣間坤維搖亂偏師數
萬鼓行而西 太宗以為潢池弄赤子之兵荆棘生大軍之後疇
咨上輟崇簡守臣參豫武功蘇易簡白 上曰其甫可屬大事當
一面若奉將威命卒諭劇賊 陛下高枕永無西顧之憂矣乃命
公知益州揆日占謝賜白金一百四十斤鴻御出郊不復內御子
顏引道初無辨嚴朝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潛簿所賜上
還長符其秋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至道二年改兵部猶為郎中
會丁新昌郡太夫人之喪恩詔奪服陽秋之義不以家事為辭禮
經所執亦推順變之大 真考嗣曆邇臣均霈即拜諫議大夫歸
朝遷給事中戶部使七旬拜御史丞咸平二年知貢舉杜絕書謁
時稱得人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移京兆尹明年轉刑部復
為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尋加吏部猶為侍郎景德三年罷歸鎮

三班登聞檢院奉朝請先時生瘍於腦至是弗損家第賜居環中
造適移狀言上請外藩尋知金陵兼江南安撫使侂宗成禮改尚
書左丞昇人以秩滿願留即拜工部尚書飲至又進禮部皆為尚
書疾劇還臺求訪高手荐剡需頭之奏願遂角巾之游魏舒之先
行後言人無知其去位平津之何恙不已詔益勉於存神倚違半
年必於得謝上不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
日齊終于理下享年七十嗚呼景命弗究宗工其妻如仁均哀殯
我何贖邦人改祠而為諱道路舉音以過喪真宗聞訃震嗟追
贈尚書左僕射以天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權窆於陳州死立
縣孝弟鄉謝村焉從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原郡夫
人王氏即河陽節度使顯之女允執婦道以佐君子後公三年而
歿子從質以父任累遷至衛尉丞居公之喪一月以毀而夫女一
人適故內相王公禹稱子嘉祐母弟誥以公延賞公為虞部員外
郎孫四人曰約曰綜曰綽曰紳咸以忠厚世其家公階至正奉大
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封三千七百實戶四百其大較也公姿

字彙通謀誤沉敏道架俗表氣籠霄極任節俠已狀諾不究不擲
如玉如瑩脩詞立誠博見強志節書兼兩眉蓋成吟佐郡被邊遭
時右武入螳封而試馬回策若縈張狸步以射侯埴矣如破總物
纖密絕人遠甚及夫司封駁則詳言粹議有任隗之沈正總臺憲
則摧斲觸佞有傳咸之剛簡治益部也宿師屯結縣官乏食掾史
搏手狂狡啓心公乃賤售盆鹽翔貴困米貧迂鍾舌諷告鄉縣民
或妄言沮公公斬之以徇自是見糧大集戰士倍氣矣自不逞
挺亂重城晏閉主帥王繼恩上官正頓師入保理根不進坐失脫
亟之拒居若賈胡之留公以為將不親行衆不可使乃勸正自當
一隊以賈群勇正許諾行有日矣公慮其不進於是椎牛宿帳具
出餞之礼中坐酒酤親舉屬軍尉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蒙國温
厚恐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擣寇壘盡其噍類平定之日東向以報
目見朝廷舉萬年之觴豈不快耶若猶老師逸囚疲民曠日即此
地還為汝死處也正由此卓行深入詭道兼進殊死慶戰盡俘凱
旂公乃出車勞勤擬金大會以次論獲先命行賞皆伏公氣决不

敢迎視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逸吏執以告公惡與繼恩不叶即命
繫投皆井一符無知者先時劫掠之際誣染尤殺脅從有狀歸訴
無階各保營壁其懷猜貳公以為鹿不擇陰既亡生路蟲入其腹
懼益厲階墜下符移鑄說魁宿宥其枝黨縱居田里譬以大恩訖
無敢桀及再任也屬六羸南牧靈旗薄伐公慮遠夷為變欲出奇
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凜然人望遂臻靖嘉每
吏牘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以人皆厭伏罰既值罪案無瘦情
蜀中喜事者論以其詞總為誡民集鏤墨傳布雖張敞之為京兆
時時越法縱令黃霸之守潁川人人咸知上意無以過之牧餘杭
也遵民薦飢方蜡不故稻蟹無種原田若藝民挾鹽利以冒公禁
者日數百輩公一切管遣不徇彝法邏戍入啓曰法亂如是人將
安禁公勞之曰餘杭十萬戶飢者七八弗挾鹽利無復生意若暴
禁之彼將圍視衝擊以擾居者則為旣大矣爾曹第忍之俟其歲
定則太守復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歉人無乏命者富家子與
皆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婚曰彼先子有治命婚七子三因出遺札

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醉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冲
託養於婚苟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于婚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
分歸婚於是二人號勵以為神明公之操決率是類也原其遇三
聖也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偕顯八座也以方裕見信故言與行
危木子直清貫以忠恕無乞靈徼福無人非鬼責履重剛不險臨
大節不奪葵藿弗采於猛獸山川寧舍於駢角若夫安世之恨謝
公歸之戚私大有之文明小雅之愷悌公皆兼有其美惜其末極
柄用遽行賤理上欲為相者數矣天之不憖也悲夫公雅好著文
深切警厲以不偶俗尚因自號乖崖公尤善詩筆必覈情理故重
次薛能詩序之曰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道也生平論
著仲氏說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代內外婦之日無搢履之妾無難
弔之賓終齊事而乃賤取禪書而頌得漢廷諸老恨王駿之不侯
天下之人為隴西而流涕斯非遺愛遺直立功立言之極歟敢撫
令猷以頌史闕謹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五

孫文懿公抃行狀

丞相蘇

頌

公諱抃字夢得其係出於富春蓋吳將武之後裔也七世祖曰朴始徙富春籍于長安唐武宣世舉進士宏詞連取甲第大中五年從辟劍南西川節度使府為掌書記其子曰長孺攝彭山縣令既以秩滿罷因家眉山大治居處又構重樓以貯書日延四方豪士講學其間于時蜀人號為書樓孫家自爾子孫不復東歸遂占眉山名籍高曾祖以來歷五代喪亂晦迹不出力田以自給取足而已不求富貴清白之範其來遠矣公初名貫字道卿生五歲學為詩便有老成風格其警句往往傳於人口未冠作祥符宮賦五千言成都尹凌公策聞其才美召至府與語甚奇之將薦之於朝以其年少而止其後兩從進士乃更今諱天聖八年春再上拔鼎科一命大理評事通判絳州事初太師在蜀名知人生五子待公獨異嘗曰爾器韻沉遠後當顯赫於時但成名差晚吾不得一見為

恨爾至是太師已薨而公每因拜官則感涕愴慕累日痛不逮養
明道初恭謝推恩改著作佐郎未幾召試學士進太常丞直集賢
院監左藏金銀絲綿疋帛庫以所生祀國太夫人喪去位服終還
臺判尚書祠部擢為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居歲餘府有馬士元
以姦贓敗窮治甚急事連前後尹佐自二府至臺省者十餘人而
公無絲毫累由是清慎之譽聞於時考課陞太常博士移判三司
開拆司兼提舉催驅公事同修起居注慶曆二年二月召試中書
換右正言知制誥占謝日賜金紫服判登聞檢院知審官院遷起
居舍人兼判尚書刑部出疆為契丹生辰國信使公為人端重不
妄舉動言語與虜人接有問乃荅虜人尤加禮奉且謂人曰孫公
直恬靜篤實之士也使還判國子監權糾察在京刑獄五年二月
召入翰林為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使權判尚書都省堯宗正寺
修玉牒官六年春權知貢舉再遷禮部郎中遭嫡母崇國太夫人
憂接近例願終三年喪優詔從之公在眉山為大族中外感為以
百數而貧無依者又衆聞公歸皆來求給公竭貲以贖其貧又為

姊妹之娶婦嫁女者數人服除召還舊位舉在京諸司庫務皇
祐三年以太享明堂恩轉吏部明年兼侍讀學士判流內銓知通
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五年五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制下諫官論奏公朴謹非糾繩才不當居此職公即手疏自訟曰
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讓者少以求事為精神以訐人為風
采捷給若齋夫者謂之有議論刻剝如聒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
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仁宗深察其言詔赴
臺視事尋差知審官院公辭以臺長不可以兼事局恐於言責不
得專 詔如其請仍著為定式再加給事中公踐兩禁十二年朝
政得失天下利害事非其職者未嘗建言亦不與人談議或謂其
循默公曰事有分守豈可越職橫說及為中丞每聞 朝廷有措
置未合理者與群臣爭之未見聽者即時拜疏或請聞於 上再
三開陳得請而後已由是知公韞積厚而操守固也是時內侍王
七中以在事久特恩遙領武寧軍節度使公奏言自唐以來節度
使為將領劇任專制軍事國家安危成敗之所係非中官所得處

其任襄太宗世王繼恩平劍南有大功當時論賞止進順州防禦使立宣政之號以寵之况守忠無繼恩之功而輒居將帥之任恐為四方非侮則為國威之沮矣 朝廷卒為之追改成命至和元年春貴妃張氏薨 仁宗傷悼累日追冊為皇后賜諡曰溫成且有建陵立廟之議公言茲事躰大宜命近輔與禮官參講然後施行不當虧紊典禮又與諸言事共爭章至十餘上終不報公率同列進見 帝不為顧遂列拜於御座之側公獨伏不起久之 帝乃悟因復得進言不可之狀而忤旨益甚左右股栗有欲仆地者公疑立不懼 帝亦為之改容而遣之當時雖不盡用公等議然其後罷立忌去廟樂改園陵使為監護葬事 車駕幸奉先寺不入朝致奠皆公啓之也明年秋丞相陳司徒家女奴死開封府檢視有瘡痕傳言嬖妾張氏笞殺之以聞 上詔近侍置獄推勘追取證佐皆不至既而罷獄公十上疏論其悖謬大臣笞殺女使事至微末然而詔獄發置皆用執中之請此於國躰大有所損何則執中要行則 朝廷近侍之臣亦須遁去案問執中要罷則本家

僕妾不容略行追取挾恩怙權取必於 上此而可忍則孰有不可容者司徒卒緣此罷政事而公亦連上章求解臺秩出補外 復拜翰林學士承旨貼侍讀修撰之職仍領太常禮儀都省兼提舉醴泉觀公事磨勘諸道轉運使提點刑獄課績又遷尚書禮部侍郎兼判昭文館再修玉牒官公在臺滿二歲凡言 朝廷天下事章數十上但以持紀綱厚風俗辨人材寬民力為多務未嘗披抉人之急慝小過與不可明白之事其論大體若言士 渭州不可復置以失信於戎狄而啓其窺覲之心九邊防疆場之事當令兩府通議議定然後奏稟施行無使舊相守邊恐事躰太重則蕃戎致猜藩方無得辟通判官以全監郡故事方無事時且預擇兵官則緩急有警可用近邊士兵可因舊名而削其數則幹強而枝附此其尤著者疏入多即施行或著為令其餘或行或否或密疏不傳者不可悉知之其論人物若云楊畋有文武幹州郡不足用其材宜擢近職置之湖嶺間藉其威名以靖徼外張蘊之清方有器識心計絕人宜召對便坐詢以得失及財計利害必有補於朝廷胡

璠孫復博通經史可以任講勸之職趙瑜劉貽孫曉兵法可委以邊防之寄許士宏知漢州薛向知鄜州皆有善狀或清介以得人心或幹敏能捍大患宜俱陞以繁劇刑獄之任則廉吏知勸而才臣思効曩者王益柔楊南仲陸經齊唐昌閔皆以纖介之累有妨進用失棄過獎善之義望與滌前任用則清廟無遺賢之歎是政人者不久朝廷擢用幾盡士論咸稱其器識三年春仁宗無得風眩不豫罷朝禁門晏開者幾旬日雖執政大臣亦不得進見但通名於內東門候起居止於中使宣諭聖躬漸安而已庭中惶惑莫測其端公時為近臣班首因率同列就懽惺中見相臣謂曰主上違裕臣子當朝夕省問今大臣隔絕不得進見主上之安否虛實未可知也事係宗社諸公不宜坐以待命宰相即用公言叩閣請入禁中侍疾由是中外之心稍安未幾詔兩禁雜議權磁湖鐵冶事議群奏稟備具而諫官某人及觀察某人專取更定數字同列意二人者有所挾即時劾奏其事吏持案白請於公公曰二人者信有罪矣然我輩從而舉劾不亦傷風詭乎二人卒坐是

補外官後帝聞嘗有是語曰老成人終不同嘉祐三年契丹國主宗真卒遣使告哀公為館使先是宗真之使來請叙兩朝通好歲久請交贖御容欲使子孫得識聖人形表朝廷初不能奪其議既許之矣異時契丹使先以畫像來未報聘而宗真殂歿新主復遣使來請朝議以為先主時事欲却不與公遽至中書白曰國家所懷柔遠方所仗者信義而已且彼以好來求聖容既許而不與其失在我不在彼矣或曰不許之意有人臣難言者直慮夷狄厭詛不道耳公曰此特師巫女子之談非所以折衝消難者也况聖人應期運係天命乃反有所畏耶且彼一來不與至于三四極于數十朝廷度必能拒之乎其後以使者再至乃與之如公之素公領太常前後幾十年言禮事甚衆每有大議則使諸博士各陳所聞見然後擇其合於義禮者裁定而奏之大抵守經據古不欲輒有更異初仁宗追憫故后郭氏以微過廢卒又無祠所詔於景靈宮建神御殿歲時追享上封者言神御不當建或曰當祔於廟詔下禮官公與僚屬同執是非而獻議曰先朝建神御

殿已是非禮然尊奉祖考不失孝思之義今為后妃而置之其於
失禮又甚矣儻 陛下追念郭氏歿謝况已追復位號不若因而
賜以謚冊祔于皇后廟則恩意至而典禮存焉復下兩制會議久
之未決然卒罷 神御不建四年詔特用十月祫享于 太廟群
臣有建言皇后廟四室 先帝時每遇祫祫升于太室蓋有司攝
事升於討尋 今皇上躬行盛禮義當革正又引唐郊祀錄續曲
臺禮為據請遣近臣致享如奉 慈廟公即與二三同列奏駁春
秋傳所云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 太祖有別祀事乎又曰祭
從 先祖后廟合食自 祖宗以來行之已久不宜用疑文偏說
輕有改更天子甫欲躬齋戒固當奉承先憲正所謂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奏上中旨合食如舊明年日食正月朔旦詔公禱祀手
太廟公舉春秋經傳止用幣而去特牲又伐鼓以責陰氣時宰稱
其得禮公久在禁近 主春日厚每燕見有所問必端簡而前曰
天子所以享南面之尊延十年之慶者惟寅畏可以對上穹惟勤
儉可以惠下民止此而已未嘗一語涉面諛朋比者至和中 帝

切於求治問前代之所以治 與其所以亂公從容言曰臣以謂治
亂之由無他惟在用人而已 用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從古然
也帝曰今世非無賢又非不 用然治不及古何也公曰有賢而不
用用之而不盡其才與不用 同惟明主留意則賢無不用而出無
不治也帝曰今之賢而未用 用之而未盡其才者謂誰公曰知臣
莫若君此必上簡天心非臣 下所敢私但願 陛下不以一事不
效而遽去之則賢無不為 陛下用也 帝再三嘉納之是後數
進大臣多復用宿名重望已 更任使者大厭群議 帝由此益器
重公遂有大用意是時陳戡 用臺官言罷樞密副使宰臣進擬例
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 上曰 朕得舊人
之夕職者既而語及公即命以本官充樞密副使同修樞密院時
政記時嘉祐五年四月也其十月知辰州竇舜卿以定彭氏蠻事
朝廷嘉其能議遷一官公曰唐開元中所以號太平者以不賞邊
功也今舜卿信有才他日進 擢無所不可若用蠻事遷官誠恐邊
臣主事於夷狄以希恩賞自此四境不得安息也遂止降 詔獎

諭之上書者請額外增置土軍為南寇備公曰苟取其知山川鄉道則州得百人可矣如增廣其數徒糜廩費不足以待敵前日智高之亂成功者廼陝西騎兵耳南軍何預焉卒仍舊不復增置公為樞密未滿八月以本官參知政事同修中書時政記都大提舉三館秘閣公事同譯經潤文使一日政府集議擢李參為三司使公時以故後至預聞之徐曰方今民力弊困久矣宜得敦厚有學術之人使主邦計庶幾可以寬民保眾苟於趣辦應卒之才則誅斂培克無所不至如此民何所措手足乎前議遂止明年御史窘公過失不當久在政府章入不報或有謂公曰事起無名蓋自辯於上前公曰吾老矣退乃其分自念平生不欲攻人之短今幸備位執政不能敦厚風俗宜有愧矣而反與新進後生競口舌於上前耶况知我者君此曹其能誣我乎遂上疏求罷 帝益嘉之詔拜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公在講筵前後十三年故事凡進講群書前代亂亡忌諱之語皆略不解公以為不然每至其處必再三敷衍且曰茲事所以書之於策牘

示來代之明戒也苟臨文避諱則書傳載之何用自是遂諱並避明年夏 今上即位改戶部侍郎治平元年二月以太子太傅致仕於是公年六十九將還政之前有語公曰禮七十而退人或過之而不去公乃未至而告休斯不近於矯時乎公曰強力而仕不能而止士君子之通義也奚必年至而後去乎遂速上疏表得請以其年十一月七日薨於春明坊之私第 上聞訃為之罷朝垂拱一日制贈太子太保法賻之外再遣中使賜黃金百兩以恤其家恩陞二子差遣并異姓齋郎一名公為人內方外溫動由至誠不喜矯飾以邀取名譽然而端嚴謹重至老不懈雖少年強力之人殆無以過與人無適莫亦不肯苟合端居似不能言者及遇事則毅然自信不為高下易其心初在翰林嘗至中書白事繫鞋登政事堂時陳司徒作相見之不悅且責聽事吏不以告公曰學士見宰相以客禮自有故事况我以公事來若有私禱則是恭下類所不憚矣司徒不能平及為中丞司徒復冠台宰每裁處大事多出獨見同列無敢抗者公屢言其失曰幸 陛下以臣章示執

中使之九事須衆論復孰然後奏稟施行司徒見章益不喜一日
賜宴都亭驛坐席俯相近油間司徒微語公曰觀中丞日近封章
意頗不見容老夫耄矣行當引去因指其座曰此中丞即日之地
幸無相侵也公俛首不荅退而語人曰陳公之言甘其心可見也
夫幾會詔獄起卒用公言罷相及其薨也太常定謚博士以其當
國日奉行貴妃冊禮及不能正溫成贈葬事請謚曰榮靈公曰司
徒端方剛勁素聞於時自爲小官已有建儲復辟之策作相雖無
寒謬之與然其至公不黨亦近世少及加以惡名誠爲太過謚曰
恭可也博士曰謚之美惡宜取其大者今司徒之過顯雖有疇昔
之善不能掩也公昔日屢疏其短今而誅其善何前後之不類也
公曰宰相越法予爲中丞言之職也死者美惡予在太常謚之當
以至公豈可挾一時之事而發其平生之大節乎復持議如前請
於朝覆議者數四卒以公一言爲定其持心平恕如此臨事周慎謙
畏又過人遠甚自歷兩禁至登二府四方問訊有非時至者輒藏
去不啓封曰此必有求於我自度不能副其請不若勿發之可也

亦不妄與人絨情或必須爲之無高下親疎皆手書親筆雖疾病
亦不假請於人書體極端楷嘗謂章草近於輕倨故不好也非公
事稀歷權盡女之門至於儕輩往返亦有時故在朝與相親者無幾
人一受之不知造次不忘於心初聞吏部張文孝公薨哭之終日不
已子弟疑而問之荅曰吾立朝未嘗有推引者惟張公拜觀文殿
學士曰表化我自代此知我者也今亡矣故至於傷慟耳於相知猶
爾於朝廷一可知也性尚清簡自少惟讀書爲文餘無他嗜好如音
律碁射畫畫一無留意者晚年亦稀復拈筆文章論議則平昔所
學皆自足用其所接賓客惟儒生士人其外技藝緇褐卜祝輩無
一及門者居無事時獨坐一室移晷不出妻子亦罕見其面尤惡
談人是非有來言毀譽者則荅以他語去乃指謂人曰巧佞之徒
宜禮而遠之慎不可聽其言也接人簡約不事屑禮或時供具酒
不過七行家人以爲不可公曰古人士爵吾已過之何謂不可素
不善治生生在貴近日久所得俸賜甚厚隨入隨費婚姻喪祭外
則以均贍宗族故舊家無餘貲室無玩好京城無善邸第後房無

姬媵其所以奉養之具宛若寒素或勉以爲子孫計者公曰吾於子孫豈不足耶幼而教以詩書長而任以官爵若兒曹但能忠於君孝於親義於宗族廉於公家不爲姦欺儉使之行守此足以保數世安佚也及還政家居惟幅巾野服與賓客談醫藥修餌之術不復語他事其風尚可見矣公累階朝請大夫勲至柱國封爵爲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實封六百戶公仕宦過三十年未嘗有毫髮玷議論多闊畧細故務全大體所上章奏無冗長虛飾之辭其言盡賡略而意主切當奏對語直而實故人士以朴厚自之以此頗見信納前後入被詔慮囚徒開引情實白於上前有自殊死而得末減者多矣平生善薦士得人最多其薦御史得令中丞唐公介大章吳公中復皆一時之傑自余顯薦密啓者蓋又多矣屬文簡重不務刻摘章句於訓辭尤爲得體慶曆初夏英公自蔡州以樞密使召至之諫官連疏其短追恩命移亳社上表自辯付學士答詔諸學士皆難其辭公即取筆作草上之有圖功效莫若整忠勤弭謗言莫若修行實之語諸公服其切於事而英公銜之

尤深至語所親曰吾於孫公素無嫌而批章見詆如此公聞之亦不爲悔其它大手筆則有升祔獻懿二后赦文初追堇仁宗讀之至於爲天下母育天下君不迨九重之承頗不及四海之致養言念一至追慕增噓上爲歛歎稱歎者累日又奉詔撰冠萊公旌忠碑丁文簡公崇儒碑皆叙事明自氣格渾厚自成一家之體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太原王氏封壽安郡太夫人同郡大姓也三姊皆適豪族生子者又相娉娶公以儒者獨不得繼好及貴三家始來求婚公亦不拒之又爲之保任其子孫入仕者兩世於鄉人益稱其長者公少孤兄弟群處惇睦尤至它日析居公盡推美田宅與兄弟惟取其薄惡者曰數口之家得此足以奉先人之祭祀矣與朋友交得喪休戚一以均之初舉進士特厚善同郡宋輔泊拔州解同時東上至長安輔以疾不能興公亦留此爲診醫藥過旬決輔曰試日甫近子當亟往無以我爲累也公曰與君偕來義不得先行君若罷舉我亦與君俱西矣又數日輔疾愈遂俱行並擢第此又見其內行之有素宜乎天爵茂而時寵優也子男四

又長珏國子博士次佑甫大理評事早亡次喆次林並太常寺太祝女子四人長適戎州夔道縣尉蒲獻卿早亡次適太子中舍彭敏行次適尚書都官員外郎勾諶次適太常寺太祝宋奉國孫男七人三為京司一為試街官三未仕孫女五人二已出室三尚幼男子皆謹厚能守家法女子俱從名家仕族可謂有後矣頌獲遊公之門有年矣又嘗辱稱薦於朝以恩舊故熟聞公緒言美行又得諸孤所錄遺事甚備謹紬始末直書以上有司治平二年正月日具位蘇頌狀上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五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六

孫宣公與行狀

景文公宋

祁

孫奭字宗古年七十二歲公之先本樂安望姓後子孫有徙古博平者墳墓託焉遂為博平人公幼好書術不事產利夙儒太原王徹以五經教授其徒數百人公往從之游及徹卒有從公質正謬惑者公厚謝未答久之為言其意義據深切人人厭服於是徹門下生悉從公以終業故其鄉之粹然仁者愛之其里之晝然暴者畏之會州將少文憎忌儒服公不見禮違之汶上樂其風土遂貫籍焉頃之吏上計文即借西遣端拱二年擢九經高第釋褐主莒縣之簿代還上言願以本經試最有司言學有師法於是以廷尉平直太學為講員太宗幸上庠詔說尚書說命三篇動容稱善且歎曰天以良弼資商朕願不得若人邪因賜公緋衣銀魚用是明年切免大丞相以郊禮及真宗嗣位再除至殿中丞又侍講於諸侯王邸賜三品服會丁憂敦壁還職是正七經義疏以

明接萬靈於殊庭大抵名山神靈之封皆肇幸矣六年遂下詔開元故事欵瀨鄉奉太清之祠公上疏引唐明皇以爲言天子雖嘉其意然謂稽古擇善何常之執更爲解疑論以示群臣始尚書公年耆德茂重去鄉梓公至是上言不勝父子之情願歸田里盡溫清之報詔不許又奏願守一郡以便瞻省制可之乃守高密居部二年拜左諫議大夫罷待制之職還臺糾察在京刑獄祥符之降也始名天慶先天降聖爲盛節詔天下飭齋合燕費且不貲公建宜罷以省浮用書奏不報未幾出知河陽天禧末縣官度用財力稍稍減郡國祠醮終如公言郊祀恩改給事中公連年自表以尚書公年九十按禮家不從政據令許解官侍養帝覽奏歎息詔丞相府曰孫某或請急過家及欲近郡則聽之乃就徙兗州明年改元乾興真宗之後元也其三月今上即位例遷工部侍郎八月驛召公還拜翰林侍講學士俄知審官院仍判國子監復知通進封駁事兼群牧使會修先朝實錄以公有胥臣多聞羊舌肸春秋之習命參其典領尚書公瘖病也朝廷知公孝特許

乘傳視疾再宿至汶上實錄成就遷刑部及尚書公齊終公孺慕
癯毀尋詔奪服公固頌終喪 上命貴臣敦喻公不得已還都復
舊官頃之兼判太常寺及禮院再知審官院以久次授兵部權吏
部流內銓又兼龍圖閣學士贊茶軼貨法久而弊計臣欲捷囊橐
推浮淫實繫參定以興長利初公之勸講也往辟亂亡臨文始為
諱有可以規益順諷者必諄諄為上言之掇五經之切治道者為
經典微言五十卷奏御繪无逸篇為圖頤置便坐為位宁觀省之
助時 母闈輔政五日一御事公因言古之帝王朝朝暮暮未有
曠日不朝者也 陛下春秋鼎盛宜日御前殿見群臣發揚健粹
覽照治本而上方奉養長樂故謙讓未皇也於是公年七十因請
間祈致所事上章者三 皇帝與 莊獻太后特御承明殿存論
數四公頓首且言勸道无狀以暮日希遠塗恐不能自還无以塞
責乞全首領為 陛下之賜因泣數行下上亦惻然猶詔公與令
龍圖閣學士馮公元講老子三章又命令禮部尚書晏公殊讀唐
史是日各賜帛一百疋後數日制詔報公果不得謝更求近郡

上乃從焉改工部尚書以本職復為兗州且命湏小會畢乃得辭
待禮復數月請行數矣乃宴于太清樓樂闌上出御飛白書宰府
樞臣大字軸各一學士以下小字軸各二惟公與文元大小兼賜
焉朝廷榮之並詔賦詩述所以優待師日之意明日詣承明謝且
陳將奉違帷幄 上亟命取老子講如前章既罷仍有具衣釘帶
材馬之錫及治行也又晏瑞聖園就賦御製詩一章復詔近臣為
詩以餞議者謂漢疏受桓榮咄赫龍光不克過之明年耕籍改禮
部公為政多惠利嘗奏復濟瀆故道泝其鍾水濟鄆之田微公其
魚所至與儒學教導不純用法律有足大者事皆責丞史掾屬摠
綱目而已人皆宜之不見為治之迹明年以病自乞 上知不可
奪乃聽遷太子少傅歸老夏五月疾篤戊子移居正寢命子孫曰
明日午中吾當逝矣且吾在仕塗四十年訖無悔尤乃今奉遺骸
終曠下君子其以我為知命口占遺奏初不以家事為言又謂子
瑜曰逮吾屬續當無內姬妾獨若與諸孫在疾不死于婦人之手
已丑如期而薨訃聞 天子發朝震悼以左僕射策書霽七日其

延其賞於子及孫二人焉。贈稱之士之仁且賢者莫不相弔。徵數令名。洎終益榮。夫人天水趙氏。以平原郡。追啓湯沐。三子曰瑤。仕歷司虞。止貞外曰琪。止衛尉丞曰瑜。今為殿中丞。息女三。長適高平范昭。季適昭弟曙。仲適琅邪王景。仲蚤卒。公於學無不該。總精力彊。記絕人。遠甚。以其為禮莫大於祭。故受詔次。興以來。郊廟容典。為崇祀錄。祭莫尊於天。故本其六名。實則一帝。是康成。洪王肅。彷彿千載。貫諸儒之論。為南郊奏樂。莫盛於雅。故哀刺萬。同律為樂。記圖孝莫重乎喪。故援古塞遠。為五服制度。五經之學。章句數十萬。後生佔畢。厭苦其說。故作五經。既解。刪去盈辭。又請以劉昭後漢志。裨范曄之闕。尚書釋古文。以檢考。今文謂孟子附。聖立書。莊周根道德之論。律有學科。宜並刊布。文同定論。語爾雅。義疏皆鏤。槩垂久。唐明皇。刪定月令。自竄新意。其事淺而不篤。公乞復康成舊註。還其篇次。議雖中格。禮家避之。在內閣也。真宗賜歌詩。俾之次韻。公屢辭不聽。乃有賡載集資質。詳審進止。如有寸尺無僞。言遽色接。誘士類。侃侃如也。或以奇表沐之。則玉色山

立不得而撓。然志尚隱約。器服塵素。不傲福於神。不愧辭於人。推己以恕物。不格物以己。長讓夷損。怨稱為長者。尚書公之疾苦也。公砥絜其面。以代頰。御未始就。子舍褫衣帶。養者以為難安車之還也。日延鄉老。道舊為樂。先時邑子。或從公家。宰貸息錢。濟劑券紛紜。酒酣公命折而焚之。凡散數百萬。其推轂士不進不止。成就諸儒甚眾。而馮公元諫議大夫孔公道輔。先顯公為內閣。馮甫從初命入太學。不十年抗茵。馮侍金華。與公同列。云至於日月獻納。便宜施行者。存于有司。伏青規。秘皂囊。則詭辭焚藁外。無知者。嗚呼。公有黃中通理之才。服勞累。墨聖發。經事業。既光大矣。第不登三事。冀九德。寧天齋。公蘊而不使盡。邪將人匱。公賜而弗及。此邪知與不知。咸為公恨。卜窆有日。節惠茲在。敢撰雅行告于有司。謹狀。

馮侍講行狀

景文公宋

祁

馮元字道宗年六十三公之先始平人四代祖官廣州唐末

亂不敢歸而劉氏據南海僑斷七人故三世食其祿 太祖定交
廣公之彌本劉氏日御國除始為王官授保章正老病免遂占數
都內公少嗜學保章君不欲公疇其業使從故僕射孫宣公授五
經大義又友博士崔頤正逮冠彊立博覽外嘽嘽若不足中敏力
甚自經典詰訓祖襲師承穿穴筵榻皆能駕其說浸弄翰為詞章
默而有沈鬱之思出入服褒衣習短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謹至
以俚語諉之不妄交游惟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三
人皆直諫而材故號四友家貧盛冬無薪燎夜輒市瓶酒與圭對
經研權一再酌以自溫或達旦不暝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進
士調臨江縣尉再暮罷會講真缺詔冬集吏能明經得自言試可
公往應令時諫議大夫謝必領選精果有風鑒見公儒者嘻笑曰
吾聞古治一經至皓首生能盡善也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
謝奇其對因決經義疑悔者廷問參詰公條陳詳諳言簡氣稟謝
抵掌嗟伏即日聞 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公鄉大夫
家爭欲屈公授道者久之遷廷尉平又兼崇文院檢討其八年程

覆俊選公待詔殿中 帝讀易至泰卦命說其義公既道繇象云
二云因本君臣感會所以輔相財成者 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
禁中建龍圖閣度藏秘冊置學士待制等員為摺紳與言獻時帝用
尚書工部郎中李虛已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是時公仕資淺
故以太子中允直閣直閣蓋由公始數召入與二李賜清間說易
盡上下經 帝嘗稱公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
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
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先是 今上在儲闈 帝欲得蕭艾長
者使之勸學訪於宰相時太尉文正王公以公對或者謂公年差
少罷不用更用博陵崔遵度四年遵度卒 帝即擢公左正言兼
太子右諭德代其任它職如舊初文正聞公名而未之識一日召
至弟先使諸子質經義密視其人淹粹亮格乃自見之授其老子
它日令詣府與執政眾試已而為 帝言數矣故公之顯文正力
焉公由孤生挾儒術進出入十餘年銷玉革終與諸儒獻歌頌數
得進見 兩官所以褒禮賜子尤渥便蕃光明為時宗國器當世

休之 今上嗣位改尚書工部員外郎升為直學士兼侍講未幾
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進公得孫同列以為寵孫得公亦自以
知人為多兩人提衡諷道 上益嚮學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判國子監三
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時天下偕計參倍公協力程綜片
善必錄雖鉤捶臬平不計其公未幾正為學士當是時 天子念
先帝盛烈裁績信書為一王言故具鄉中山劉公筠今資政殿學
士常山宋公綬丞相穎川陳公同領史事已而丞相為開封府浩
穰劇三輔乃罷史官諸公亟以公請詔從之書閱兩朝論次筆削
者屢至是褒懲謹嚴近古風烈矣其十一月燎祭南郊為鹵簿使
七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公兼有且優為之
又判尚書都省俄為三班院歲餘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
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為吏部流內銓兼群牧使明道元年
十月既考室謝享宗廟又為鹵簿使以赦令例遷給事中明年耕
籍田使任如廟禮俄為 莊獻莊懿二太后園陵鹵簿使前此

莊懿之未祔也塋都城右郊公嘗假馮臚護其葬及梓宮之遷斥
土沮濕近戚詆公監視亡狀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二職出守
河陽辭得見 上但頓首引咎自謂治郡滿三年奉計以報會太
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留公柄臣毋欲弗遣公固願行到部以清
靜稱不作條教今左僕射王沂公自洛師入覲為 上言馮某東
朝雋老不宜以纖芥棄外 上亦宴合即日馳傳詔公景祐二年
春二月至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兼知審官院復
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公既還朝自以羽翼舊人自託勸講宜出入
諷議不苟默而已乃獻金華五箴弼違告猷詞兼婉切 上納其
戒優詔荅之會 上留意雅樂閱經文殘缺規創大典夏四月詔
公領修樂書俄復為南郊鹵簿使管梓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
上號其書為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賞勞也公素有躒韞不堪趨
拜四年春病寢劇告未滿三月會小瘳公自力造朝未幾病復甚
氣上還書言語後四月戊戌終于正寢 上聞問震悼以本曹尚
書告其樞賻錢三十萬絹百匹醪米牽具稱之愍贈之所以優加

君臣之際深矣公之配夫人周氏封臨汝郡無息以兄之子大理評事諱為嗣公歿夫人命諱以衰絰即次於殯東會詔到門問公親屬夫人即表公遺命詔可擢諱衛尉寺丞諱子二人釋褐並為將作監主簿卹孤寡終之恩乃如是是其德已侈大哉公自襁巾至捐館進階及勳各六詔爵五封戶五加而再實其食如今署焉志閑素恬於仕進無表襮之飾雖當路諸公率賀弔一與衆往異時不造也門無雜賓惟經生朔望承問及搢紳道義交數人而已接士以禮雖新進後出與之釣終日談便惟謹無戲言憤色是以受詔八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慎恪以得之不呼僧及道士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未始為世之所為齋薦者惟卒哭後遇祭日與數門生誦說孝經而已罕語浮屠氏亦不誦言排訾之熏蒿襍硬可以動氣焰者皆不近不問家產增狹晝治官事夜還讀書替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博練自臺閣文書故新品式叢夥紛雇有所咨訪者咸能記之太學禁閣容臣三局閱二十年仍其原本公不愆不忘故也尤精具及揚雄方部學初公七歲母夫

人今授易是夕夢公吞紺蓮夫人旦而撫公曰兒善讀此後必貴顯真宗果以識拔晚年愈刻志率三日一讀又欲為子雲諸首作章句且患宋秉陸績范叔明宋惟幹漫漶舛馳思盡黜之最後得唐王涯註以為差近先作釋文一篇欲遂因王說而補正之亦終不果公嘗預注先帝集同修齒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并義疏采獲是正多得其真同修玉牒分撰國朝會要未克就生平著述無編次家人搜攬得數百篇清緻平粹及在禁署益邇雅務為溫純而采加焉居三城作詩百餘章推己指物曠而不怨有雅人餘風性寬厚多恕當官下未嘗以罪平鑄吏吏亦畏其明而安其仁樂道人之善好與人為善每議事不肯自意出大者薦之二府小者與其屬聯請類多不可紀公一無建白者其遠名若此然內剛有守不流於衆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為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鍾石以合其私老師宿工者首鼠不敢議後有建言其非者上未有以決遣中人即太常下舍問公新樂以縱黍定尺寧有非邪公即摘班固律曆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

者橫忝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中人馳入明日 上坐邇英
閣語公曰向考正大樂患其寢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
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橫忝新尺示群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
而弱以校衡斗皆不離當是時微公言幾無發其謬者假有之果
且不能取信於上傳曰仁人之言固傳而利於公前歿三日屬于
一二僚執曰吾仕願素足今無一私以干縣官惟是窳窳累諸君
已而得遺札之文諄諄納忠訖無它語用是中外尤痛惜之公友
隴西李公淑敕故吏相諷以終事嗚呼公有佐王之材不自顯雖
持惠表珥筆在省戶為名命訓辭所出裁十二三使公當其時稍自
崖異不難於進益發素蘊幸而十四五且次入衡弼不為婆娑連
蹇如今章章矣雖然命有屈於公公無不慊於道使素旣清埃奮
厲無窮薄夫敦夸夫懼百世之後呻簡相風者以輩魯曾臧文仲漢賈誼董
仲舒此彼相易寧有失得間耶某曩以曹廷儀繕刊綴音典皆為公屬及
此緒訓又參聞之故公治行之全頗獲詳究今日月有期矣官在三品法當
得謚謹用第述上於有司節惠受名請遵故實謹狀



